

词概 [清] 刘熙载

（摘自《艺概》）

乐歌，古以诗，近代以词。如〈关雎〉、〈鹿鸣〉，皆声出於言也。词则言出於声矣，故词，声学也。

《说文解字》词曰：「意内而言外也。」徐锴〈通论〉曰：「音内而言外，在音之内，在言之外也。」故知词也者，言有尽而音意无穷也。

词有创调、倚声，本诸倡和。倡和莫先於虞廷，观乃歌曰以下三句调，即乃赓载歌及又歌之调所出也。风雅篇必数章，后章亦多用前调，其或前后小异者，殆犹词同调之又一体耳。

词导源於古诗，故亦兼具六义。六义之取，各有所当，不得以一时一境尽之。

乐中正为雅，多哇为郑。词乐章也，雅郑不辨，更何论焉。

梁武帝〈江南弄〉、陶宏景〈寒夜怨〉、陆琼〈饮酒乐〉、徐孝穆〈长相思〉，皆具词体，而堂庑未大。至太白〈菩萨蛮〉之繁情促节，〈忆秦娥〉之长吟远慕，遂使前此诸家，悉归环内。

太白〈菩萨蛮〉、〈忆秦娥〉两阕，足抵少陵〈秋兴〉八首，想其情境，殆作於明皇西幸后乎。

张志和〈渔歌子〉，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阕，风流千古。东坡尝以其成句用入〈鹧鸪天〉，又用於〈浣溪沙〉，然其所足成之句，犹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也。黄山谷亦尝以其词增为〈浣溪沙〉，且诵之有矜色焉。

太白〈菩萨蛮〉、〈忆秦娥〉，张志和〈渔歌子〉两家，一忧一乐，归趣难名，或灵均〈思美人〉、〈哀郢〉，庄叟濠上近之耳。

温飞卿词精妙绝人，然类不出乎绮怨。韦端己、冯正中诸家词，留连光景，惆怅自怜，盖亦易飘颻於风雨者。若第论其吐属之美，又何加焉。

冯延巳词，晏同叔得其俊，欧阳永叔得其深。

宋子京词是宋初体。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，虽以佳句互相称美，其实趣尚不同。

王半山词瘦削雅素，一洗五代旧习，惟未能涉乐必笑，言哀已歎，故深情之士，不无间然。

柳耆卿词，昔人比之杜诗，为其实说，无表德也。余谓此论其体则然，若论其旨，少陵恐不许之。

耆卿词细密而妥溜，明白而家常，善於叙事，有过前人。惟绮罗香泽之态，所在多有，故觉风期未上耳。

东坡词颇似老杜诗，以其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也。若其豪放之致，则

时与太白为近。

太白〈忆秦娥〉声情悲壮，晚唐、五代惟趋婉丽，至东坡始能复古。后世论词者，或转以东坡为变调，不知晚唐、五代乃变调也。

东坡〈定风波〉云：「尚余孤瘦雪霜姿。」〈荷华媚〉云：「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。」雪霜姿，风流标格，学坡词者，便可从此领取。

东坡〈与鲜于子骏书〉云：「近却颇作小词，虽无柳七郎风味，亦自成一派，一似欲为耆卿之词，而不能者。」然坡尝讥秦少游〈满庭芳〉词学柳七句法，则意可知矣。

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，方外白玉蟾诸家，惜未诣此。

黄山谷词用意深至，自非小才所能辨。惟故以生字俚语，侮弄世俗，若为金元曲家滥觞。

少游词有小晏之妍，其幽趣则过之。梅圣俞〈苏幕遮〉云：「落尽梅花春又了，满地斜阳，翠色和烟老。」此一种，似为少游开先。

秦少游词得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遗韵，却能自出清新。东坡词雄姿逸气，高轶古人，且称少游为词手。山谷倾倒於少游〈千秋岁〉词「落红万点愁如海」之句，至不敢和。要其他词之妙，似此者岂少哉。

少游〈水龙吟〉「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」，东坡讥之云：「十三个字，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。」语极解颐。其子湛作〈卜算子〉云：「极目烟中百尺楼，人在楼中否。」言外无尽，似胜乃翁，未识东坡见之云何。

叔原贵异，方回贍逸，耆卿细贴，少游清远，四家词趣各别，惟尚婉则同耳。

东坡词在当时鲜与同调，不独秦七、黄九别成两派也。晁一亢咎坦易之怀，磊落之气，差堪骖靳。然悬崖撒手处，一亢咎莫能追蹑矣。

一亢咎词堂庑颇大，人知辛稼轩〈摸鱼儿〉「更能消几番风两」一阕，为后来名家所竞效。其实辛词所本，即一亢咎〈摸鱼儿〉「买陂塘、旋栽杨柳」之波澜也。

周美成词，或称其无美不备。余谓论词莫先於品，美成词信富艳精工，只是当不得个贞字。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，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。

周美成律最精审，史邦卿句最警炼，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，周旨荡，而史意贪也。

辛稼轩风节建竖，卓绝一时，惜每有成功，辄为议者所沮。观其〈踏莎行？和赵兴国有〉云：「吾道悠悠，忧心悄悄。」其志与遇，概可知矣。《宋史》本传，称其雅善长短句，悲壮激烈。又称谢校勘过其墓旁，有疾声大呼於堂上，若鸣其不平。然则其长短句之作，固莫非假之鸣者哉。

稼轩词龙腾虎掷，任古书中理语廋语，一经运用，便得风流，天姿是何复异。

苏辛皆至情至性人，故其词潇洒卓犖，悉出於温柔敦厚。或以粗犷託苏辛，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。

张玉田盛称白石，而不甚许稼轩，耳食者遂於两家有轩轻意。不知稼轩之体，白石尝效之矣，集中如〈永遇乐〉、〈汉宫春〉诸阕，均次稼轩韵。其吐属气味，皆若祕响相通，何后人过分门户耶。

白石才子之词，稼轩豪傑之词，才子豪傑，各从其类爱之，强论得失，皆偏辞也。

姜白石词幽韵冷香，令人挹之无尽，拟诸形容，在乐则琴，在花则梅也。

词家称白石曰白石老仙，或问毕竟与何仙相似，曰：「藐姑冰雪，盖为近之。」

陈同甫与稼轩为友，其人才相若，词亦相似。同甫〈贺新郎?寄幼安见怀韵〉云：「树犹如此堪重别。只使君从来与我，话头多合。行矣置之无足问，谁换妍皮癡骨。但莫使伯牙絃绝。」其酬幼安再用韵见寄云：「斩新换出旌麾别。把当时一桩大义，拆开收合。据地一呼吾往矣，万里摇肢动骨。这话只成癡绝。」怀幼安用前韵云：「男儿何用伤离别。况古来几番际会，风从云合。千里情亲长晤对，妙体本心次骨。卧百尺高楼斗绝。」观此则两公之气谊怀抱，俱可知矣。

同甫〈水龙吟〉云：「恨芳菲世界，游人未赏，都付与莺和燕。」言近指远，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。

陆放翁词，安雅清贍，其尤佳者在苏、秦间。然乏超然之致，天然之韵，是以人得测其所至。

刘改之词，狂逸之中，自饶俊致，虽沉着不及稼轩，足以自成一家。其有意效稼轩体者，如〈沁园春〉「斗酒彘肩」等阕，又当别论。

高竹屋词，争驱白石，然嫌多绮语。如〈御街行〉之咏轿，其设想之细腻曲折，何为也哉。咏帘亦然。刘改之〈沁园春〉咏美人指甲、美人足二阕，以褻体为世所共讥，然病在标者，犹易治也。

刘后村词，旨正而语有致。真西文章正宗，诗歌一门，属后村编类，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，知必心重其人也。后村〈贺新郎?席上闻歌有感〉云：「粗识国风关雎乱，羞学流莺百啭。」总不涉闺情春怨。又云：「我有生平离鸾操，颇哀而不愠，微而婉。」意殆自寓其词品耶。

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，然洗炼缜密，语多创获。其志视梅溪较贞，其思视梦窗较清。刘文房为五言长城，竹山其亦长短句之长城与。

张玉田词清远蕴藉，悽怆缠绵，大段瓣香白石，亦未尝不转益多师。即〈探芳信〉之次韵草窗，〈琐窗寒〉之悼碧山，〈西子妆〉之效梦窗可见。

评玉田词者，谓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。玉田作〈琐窗寒〉，悼王碧山，序谓碧山其词闲雅，有姜白石意。今观张王两家，情韵极为相近，如玉田〈高阳台〉之「接叶巢莺」，与碧山〈高阳台〉之「浅萼梅酸」，尤同鼻息。

文文山词有风雨如晦、鸡鸣不已之意，不知者以为变声，其实乃变之正也。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。

北宋词用密亦疏，用隐亦亮，用沉亦快，用细亦阔，用精亦浑。南宋只是掉转过来。

南宋词近耆卿者多，近少游者少，少游疏而耆卿密也。

《词品》喻诸诗，东坡、稼轩，李杜也。耆卿，香山也。梦窗，义山也。白石、玉田，大历十子也。其有似韦苏州者，张子野当之。

金元遗山，诗兼杜、韩、苏、黄之胜，俨有集大成之意。以词而论，疏快之中，自饶深婉，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。

东坡谓陶渊明诗，臞而实腴，质而实绮。余谓元刘静修之词亦然。

苏、辛词似魏玄成之妩媚，刘静修词似邵康节之风流，倘泛泛然以横放瘦淡名之，过矣。

虞伯生、萨天锡两家词，皆兼擅苏、秦之胜。张仲举词，大抵导源白石，时或以稼轩济之。

词之章法，不外相摩相荡，如奇正、空实、抑扬、开合、工易、宽紧之类是已。

词中承接转换，大抵不外纤徐斗健，交相为用。所贵融会章法，按脉理节拍而出之。

元陆辅之《词旨》云：「对句好可得，起句好难得，收拾全藉出场。」此盖尤重起句也。余谓起收对三者，皆不可忽。大抵起句非渐引即顿入，其妙在笔未到，而气已吞。收句非绕回即宕开，其妙在言虽止，而意无尽。对句非四字六字，即五字七字，其妙在不类於赋与诗。

词有过变，隐本於诗。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云：「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。」盖言诗当前后变化也，而双调换头之消息，即此已寓。升歌笙入，闲歌合乐，《楚辞·招魂》，所谓四上竞气也。词之过变处，节次浅深，准此辨之。

词或前景后情，或前情后景，或情景齐到，相间相融，各有其妙。

一转一深，一深一妙，此骚人三昧，倚声家得之，便自超出常境。

空中荡漾最是词家妙诀。上意本可接入下意，却偏不入。而於其间传神写照，乃愈使下意，栩栩欲动。《楚辞》所谓「君不行兮夷犹，蹇谁留兮中洲」

也。

词要放得开，最忌步步相连。又要收得回，最忌行行愈远。必如天上人间，去来无，斯为入妙。

小令难得变化，长调难得融贯，其实变化融贯，在在相须，不以长短别也。

词以炼章法为隐，炼字句为秀。秀而不隐，是犹百琲明珠，而无一穿也。

炼字，数字为炼，一字亦为炼。句则合句首、句中、句尾以见意，多者三四层，少亦不下两层。词家或遂谓字易而句难，不知炼句固取相足相形，炼字亦须遥管遥应也。

玉田谓词与诗不同，合用虚字呼唤。余谓用虚字正乐家歌诗之法也。朱子云：「古乐府只是诗，中间却添出许多泛声，后人怕失了那泛声，逐一声添个实字，遂成长短句，今曲子便是。」案朱子所谓实字，谓实有个字，虽虚字亦是有也。

词之好处，有在句中者，有在句之前后际者。陈去非〈虞美人〉：「吟诗日日待春风。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。」此好在句中者也。〈临江仙〉：「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。」此因仰承忆昔俯注一梦，故此二句不觉豪酣，转成怅悵，所谓好在句外者也。倘谓现在如此，则駭甚矣。

贺方回〈青玉案〉词，收四句云：「试问闲愁都几许，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」其末句好处，全在试问句呼起，及与上一川二句并用耳。或以方回有贺梅子之称，专赏此句误矣。且此句原本寇莱公「梅子黄时雨如雾」诗句，然则何不目莱公为寇梅子耶。

词之妙，全在衬跌，如文文山〈满江红?和王夫人〉云：「世态便如翻覆雨，妾身元是分明月。」〈酹江月?和友人驿中言别〉云：「镜里朱颜都变尽，只有丹心难灭。」每二句若非上句，则下句之声情不出矣。

词眼二字，见陆辅之《词旨》。其实辅之所谓眼者，仍不过某字工，某句警耳。余谓眼乃神光所聚，故有通体之眼，有数句之眼，前前后后，无不待眼光照映。若舍章法而专求字句，纵争奇竞巧，岂能开阖变化，一动万随耶。

词家用韵，在先观其韵之通别，别者必不可通，通者仍须知别。如江之於阳，真之於庚，古韵既别，虽今吻相通，要不得而通也。东冬於江，歌於麻，古韵虽通，然今吻既别，便不可以无别也。至一韵之中，如十三元韵，今吻读之，其音约分三类，亦当择而取之，余韵准此。

词中平仄，体有一定，古人或有平作仄，仄作平者，必合句上、句下、句内之字，权其律之所宜，互为更换斯得，如铜山灵钟，东西相应。故效古者，当专效一体，不可挹彼注兹，致讥声病。

平声可为上入，语本张玉田《词源》，则平去之不可相代审矣。然平可代以上入，而上入或转有不可互代者。玉田称其父寄闲老人〈瑞鹤仙〉词「粉蝶儿扑定花心不去，闲了寻香两翅」，扑字不协，遂改为守字，此於声音之道，不其严乎。

上入虽可代平，然亦有必不可代之处。使以宛转迁就之声，乱一定不易之律，则代之一说，转以不知为愈矣。

上去不宜相替，宋沈伯时义甫之说也。去声当高唱，上声当低唱，明沈璟《词隐》之说也。两说为后人论词者所本，爰为表而出之。

词家既审平仄，当辨声之阴阳，又当辨收音之口法，取声取音以能协为尚。玉田称其父〈惜花春?起早〉词「琐窗深」句，深字不协，改为幽字，又不协，再改为明字，始协，此非审於阴阳者乎。又深为闭口音，幽为敛唇音，明为穿鼻音，消息亦别。

古人原词用入声韵，效其词者，仍宜用入。余则否。至如句中用入，解人慎之。

词家辨句兼辨读，读在句中，如《楚辞?九歌》，每句中间皆有兮字，兮者无辞而有声，即其读也。更以古乐府观之，篇终有声，如〈临高台〉之收中吾是也。句下有声，如〈有所思〉之妃呼豨是也。何独於句中之声而疑之。

词句中用双声叠韵之字，自两字之外，不可多用。惟犯叠韵者少，犯双声者多，盖同一双声，而开口、齐齿、合口、撮口，呼法不同，便易忘其为双声也。解人正须於不同而同者去其隐疾。且不惟双声也，凡喉舌齿牙唇五音，俱忌单从一音连下多字。

十二律与后世各宫调异名而同实。如在黄钟，则正黄钟为宫，大石调为商，以至般涉调为羽。在大吕则高宫为宫，高大石调为商，高般涉调为羽，《词源》所列，既明且备矣。

词固必期合律，然雅、颂合律，桑间濮上亦未尝不合律也。律和声，本於诗言志，可为专讲律者，进一格焉。

昔人词，咏古咏物，隐然只是咏怀，盖其中有我在也。然人亦孰不有我，惟「耿吾得此中正」者尚耳。

词深於兴，则觉事异而情同，事浅而情深。故没要紧语，正是极要紧语，乱道语正是极不乱道语。固知「吹皱一池春水」，干卿甚事，原是戏言。

邻人之笛，怀旧者感之，斜谷之铃，溺爱者悲之。东坡〈水龙吟?和章质夫咏杨花〉云：「细看来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」亦同此意。

东坡〈水龙吟〉起云：「似花还似非花。」此句可作全词评语，盖不离不即也。时有举史梅溪〈双双燕?咏燕〉，姜白石〈齐天乐?赋蟋蟀〉，令作评语

者，亦曰「似花还似非花」。

词中用事，贵无事障。晦也，肤也，多也，板也，此类皆障也。姜白石词用事入妙，其要诀所在，可於其诗说见之。曰：僻事实用，熟事虚用，学有余而约以用之，善用事者也。乍叙事而闲以理言，得活法者也。

词有点有染，柳耆卿〈雨霖铃〉云：「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、冷落清秋节。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、晓风残月。」上二句点出离别。冷落、今宵二句，乃就上二句意染之。点染之间，不得有他语相隔。隔则警句亦成死灰矣。

词有尚风，有尚骨，欧公〈朝中措〉云：「手种堂前杨柳，别来几度春风。」东坡〈雨中花慢〉云：「高会聊追短景，清商不假余妍。」孰风孰骨可辨。

王敬美论诗云：「河下舆隶，须驱遣另换正身。」胡明仲称「眉山苏氏词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绸缪宛转之度，使人登高望远，举首高歌，而逸怀浩气，超乎尘埃之表。」此殆所谓正身者耶。

诗有西江、西崑两派，惟词亦然。戴石屏〈望江南〉云：「谁解学西崑。」是学西江派人语，吴梦窗一流，当不喜闻。

词之为物，色香味宜无所不具。以色论之，有借色，有真色，借色每为俗情所艳。不知必先将借色洗尽，而后真色见也。

昔人论词，要如娇女步春。余谓更当有以益之曰，如异军特起，如天际真人。

词尚清空妥溜，昔人已言之矣。惟须妥溜中有奇创，清空中有沉厚，才见本领。

词要恰好，粗不得，纤不得，硬不得，?不得。不然非伧父即儿女矣。

黄鲁直跋东坡〈卜算子〉（缺月挂疏桐）一阙云：「语意高妙，似非喫烟火食人语，非胸中有万卷书，笔下无一点塵俗气，孰能至此。」余案词之大要，不外厚而清。厚，包诸所有。清，空诸所有也。

词淡语要有味，壮语要有韵，秀语要有骨。

词要清新，切忌拾古人牙慧。盖在古人为清新者，袭之即腐烂也，拾得珠玉化为灰尘，岂不重可鄙笑。

描头画角，是词之低品。盖词有全体，宜无失其全，词有内蕴，宜无失其蕴。

词之妙，莫妙於以不言言之，非不言也，寄言也。如寄深於浅，寄厚於轻，寄劲於婉，寄直於曲，寄实於虚，寄正於余，皆是。

词以不犯本位为高，东坡〈满庭芳〉：「老去君恩未报，空回首，弹铗悲歌。」语诚慷慨。然不若〈水调歌头〉：「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

处不胜寒。」尤觉空灵蕴藉。

司空表圣云：「梅止於酸，盐止於鹹，而美在酸鹹之外。」严沧浪云：「妙处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，如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。」此皆论诗也。词亦以得此境为超诣。

玉田论词曰：「莲子熟时花自落。」余更益以太白诗二句曰：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」

古乐府中，至语本只是常语，一经道出，便成独得。词得此意，则极炼如不炼，出色而本色，人籁悉归天籁矣。

词中句与字有似触着者，所谓极炼如不炼也。晏元献「无可奈何花落去」二句，触着之句也。宋景文「红杏枝头春意闹」，闹字触着之字也。

词贵得本地风光，张子野游垂虹亭作〈定风波〉有云：「见说贤人聚吴分。试问。也应傍有老人星。」是时子野年八十五，而坐客皆一时名人，意确切而语自然，洵非易到。

诗放情曰歌，悲如蛩蛩曰吟，通乎俚俗曰谣，载始末曰引，委曲尽情曰曲，词腔遇此等名，当於诗义溯之。又如腔名中有喜怨忆惜等字，亦以还他本意为合。

词莫要於有关系，张元干仲宗因胡邦衡谪新州，作〈贺新郎〉送之，坐是除名，然身虽黜而义不可没也。张孝祥安国於建康留守席上，赋〈六州歌头〉，致感重臣罢席。然则词之兴观怨，岂下於诗哉。

词尚风流儒雅，以尘言为儒雅，以绮语为风流，此风流儒雅之所以亡也。

绮语有显有微，依花附草之态，略讲词品者，亦知避之。然或不着相而染神，病尤甚矣。

「没些儿嬾珊勃率，也不是崢嶸突兀，管做彻元分人物」，此陈同甫三部乐词也。余欲借其语以判词品，以元分人物为最上，崢嶸突兀犹不失为奇傑，嬾珊勃率则沦於侧媚矣。

词有阴阳，阴者采而匿，阳者疏而亮，本此以等诸家之词，莫之能外。

桓大司马之声雌，以故不如刘越石。岂惟声有雌雄哉，意趣气味皆有之。品词者辨此，亦可因词以得其人矣。

齐梁小赋，唐末小诗，五代小词，虽小却好，虽好却小，盖所谓儿女情多，风云气少也。

耆卿〈两同心〉云：「酒恋花迷，役损词客。」余谓此等，只可名迷恋花酒之人，不足以称词客，词客当有雅量高致者也。或曰：「不闻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之名集乎。」曰：「使两集中人可作，正欲以此质之。」

词家先要辨得情字，〈诗序〉言发乎情，〈文赋〉言诗缘情，所贵於情者

，为得其正也。忠臣、孝子、义夫、节妇，皆世间极有情之人，流俗误以欲为情。欲长情消，患在世道。倚声一事，其小焉者也。

词进而人亦进，其词可为也。词进而人退，其词不可为也。词家馥到名教之中，自有乐地，儒雅之内，自有风流，斯不患其人之退也夫。

案：《艺概》卷四为词曲概，此条以下论曲，故不录。